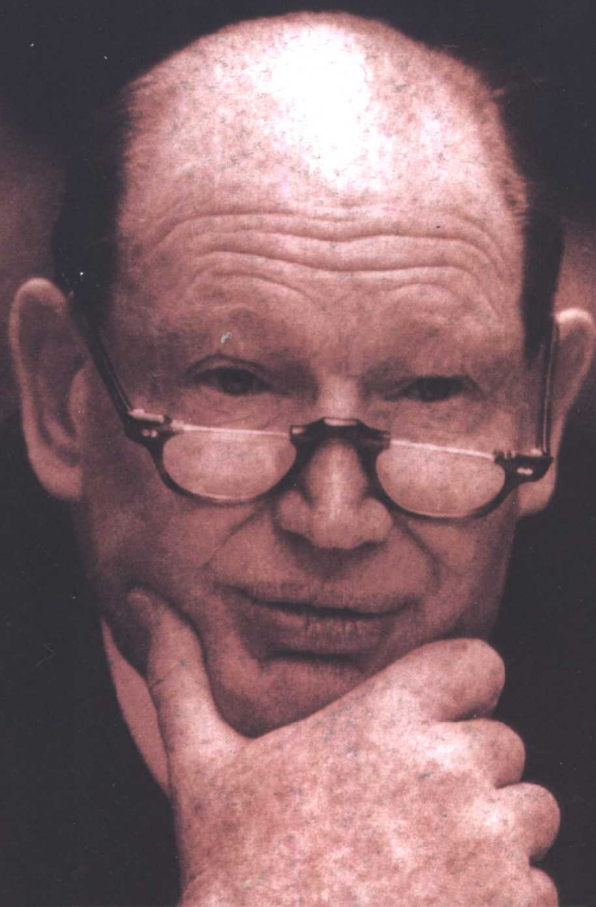




文汇报丛·人物志

保罗·巴里著 周善定译

克里·帕克传

一个媒体帝国的建立

THE RISE AND RISE OF
KERRYPACKER

文匯出版社



文汇报丛·人物志

保罗·巴里著 周善定译

克里·帕克传

一个媒体帝国的建立

THE RISE AND RISE OF
KERRYPACKER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里·帕克传:一个媒体帝国的建立/(英)巴里著;
周善定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8

ISBN 7-80676-393-7

I. 克... II. ①巴...②周... III. 帕克-传记
IV. K836.11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6163 号

克里·帕克传——一个媒体帝国的建立

保罗·巴里 著

周善定 译

责任编辑/季元

封面装帧/王建纲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照排/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640×940 1/16

字数/350 千

印张/24.75

印数/1—5100

ISBN7-80676-393-7/I·087

定价/32.00 元

(目录)



- 1 序幕：死里逃生
- 9 第一章：运气
- 25 第二章：悉尼的莽汉
- 47 第三章：帕克家的报纸特色
- 65 第四章：克扣且又怪癖
- 81 第五章：年青时代的克里
- 93 第六章：傻瓜儿子
- 109 第七章：帕克的生意经
- 129 第八章：克里出任总裁
- 147 第九章：“板球赛”之争
- 167 第十章：谁赢就支持谁
- 185 第十一章：成为亿万富翁
- 201 第十二章：克里“受审”
- 213 第十三章：哥佬
- 221 第十四章：谋杀还是自杀
- 233 第十五章：完全清白
- 241 第十六章：新闻界的伙伴们
- 259 第十七章：亿万富翁的嗜好

1992.5.6/58

第十八章：点石成金	275
第十九章：克里和税务官	289
第二十章：国王克里	301
第二十一章：强权人物	313
第二十二章：世代家仇	327
第二十三章：清理家财	351
第二十四章：漂亮对策	365
尾声：众说纷纭	383

(目录)



序幕：死里逃生

我到过另一个世界，听我说，孩儿们，真该死，那里一无所有。

——克里·帕克 1990 年 10 月

事情发生于 1990 年 10 月 7 日。时值风和日暖的春天，气候十分宜人。这天，澳洲公开马球锦标赛的半决赛，在悉尼郊外的沃伟克农场拉开战幕。约有 1000 名观众赶来助兴，他们欲目睹克里·帕克的精英队艾勒斯敦·怀特摘取桂冠。球员们登上场，便纵马绕场慢跑，挥杆击球，做赛前热身运动。比赛开始后，约有两分钟之久，克里·帕克尚未碰过一次球。

此刻，只见他骑着马越过自己一端的球门底线，旋转回身，将界外球向高空击起，并紧紧追上，重新开赛。当他跃马进入赛场，准备再次挥杆时，他蓦然前冲倒在马背上。他的这匹久经考验的赛马，在接不到信号的情况下，凭着本能自行其是：它停了下来，一动不动地站立在球场中心。克里的身子移向马的颈部，手臂垂在两侧，其模样犹如被印度人击中的骑兵。

首先注意到这一情况的是克里的儿子杰米。他担任这场比赛的球门裁判，所处位置离他父亲仅有几公尺，见状后便急匆匆奔到那匹站立不动的马前，有几位艾勒斯敦的队员在他身后不远处。球场的一端出现一辆

救护车，慢慢地驶过草坪。杰米和其他队员围上前，所有正式的裁判也过来探问究竟。这时克里被拖下马背，他庞大的躯体平坦地躺在地上。他似乎已停止了呼吸，也许只不过是喘口气歇一歇。

观众们没有理由相信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全场突然呈现肃静气氛，这是因为人们感到莫名其妙。一位救护车医务员，这天他不在岗位上，只是来观赛的球迷，并不急忙地向远处球门前围着的一小群人走去。他只是出于好奇，看看是否可做个帮手。当他走到近处足以看清事情的真相时，马上意识到克里是心脏病迸发。这位球迷医务员的出现，可谓是克里死里逃生的第一个关键性的吉兆。当时在场的救护车上的两位年轻救护员，并没有诊断出他的病症；他们不知道克里已处于死亡状态。

顷刻间，大家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救护人员千方百计地想使心脏重新跳动。其中一位给予按摩，以期贲门获得信息后使心脏搏动。另一位拿着氧气面具，上面附有一个足球球胆状的气囊；他给肺部输氧气，以利心脏启动。但是，这一切似乎并不奏效。克里的心脏仅仅是在颤动，并非在正常地跳动。唯一能使心脏恢复搏动节律的是去纤颤器，俗称心脏启搏器；但是，在新南威尔斯州，每 20 辆救护车中只有一辆配备这一仪器，此刻在场的则属于不幸的 19 辆行列。

时间在悄悄地流逝，帕克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他没有在呼吸；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倘若在六分钟内——心搏停止的最大期限，不能使心脏重新跳动的话，人的大脑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终身伤害。这就是说，克里必须在剩余的四分钟内获得心脏启搏器。他们发出呼救，希望马上找到一辆紧急护理救护车；但是，看样子这位澳洲最富有的人已经将其皇冠丢给他的儿子了。

使旁观者惊奇的是，杰米的神情出人意外的镇静；不管他内心在想什么，杰米泰然自若地控制局面，发号施令。艾勒斯敦队的球员在等候他的吩咐。这位年轻人要来对讲机，他向直升机的飞行员呼叫。克里私人直升机的飞行员此刻在哪里呢？他们向他发出了呼救，好像这架救护飞机忽略了这场骚动。他们一辆接一辆地向各处救护车电话联络，企图叫到



一辆有心脏启搏器的救护车。杰米还与圣文生医院联系，以期找到澳洲权威心脏专家张任谦，或克里的私人医生鲍勃·赖特。整个场面给人以早有防备的感觉，好像他们预料这种意外状况会发生。事实上，这位大人物并非第一次接近死亡边缘。

救护人员仍在竭力抢救，他们再次发出求援呼叫，语气显得更为紧张。他们还在设法向肺部输气，并挤压胸部，以求心脏启动，使血液在周身循环。最为重要的是使大脑获得氧气。围观者被控制在一定距离之外，不允许凑上前。要想挤进去目睹大亨之死，那简直是太不堪想像了。

突然传来一声警笛声。转瞬间，一辆救护车驶进门。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幸运，真真是万分之一的机遇，因为这是一辆紧急护理救护车，配有心脏启搏器以及训练有素的护理人员。在星期天，偌大的悉尼和毗邻地区，即新南威尔斯州的三分之一领域内，只有 12 辆这样的救护车在值勤。而这辆救护车仅仅是路过，正巧在回站途中接到呼救。这辆救护车刚才接到一个恶作剧电话，才出车，否则它至少要在 30 公里之外。在赛马马上曾赌输过几百万的克里，仅靠一份福气赢得了他的第二次生命。

救护车控制中心第一次收到的告急电话，并未提到心脏病发作，只是说在沃维克农场比赛时有人从马上摔下跌伤了。接着的电话说此人失去了知觉。似乎在收到第三只电话时，他们才获知详情，需派一辆紧急护理救护车去现场。无线电调度员询问该车多快能赶到那里，司机说救护车正经过赛场的门口。

抢救克里生命的竞赛现在正式开始了。他躺在地上，衬衣被脱去；不少旁观者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模样就像一条搁在沙滩上的鲸鱼。一位护理人员快速而又老练地把一根管子插入他的肺部，输给纯氧。接着在旁边排好心脏启搏器；仅仅几秒钟，所有的启动桨处于工作状态，被轻轻地安放在他的胸部。一经启动，克里像鲸鱼似的猛地向上腾起，掉下，浑身震颤。大概仅仅花了一分钟，一位护理人员就叫道，克里的心脏跳动了。这时，距第一次打电话叫救护车，已过了五六分钟；距克里心脏并发虚脱，大概已过了七八分钟。换句话说，至此克里实质上已死了七八分钟。

在惊慌的瞬间，杰米想用直升机将他父亲径直送到圣文生医院。一位老资格的护理人员反对说：“如果用这架直升机送他去圣文生医院，人未送到，命归西天。他应和我们一起到附近的利物浦医院。”

此事确定后，另一位护理人员便随口问：“我们还不知道病人的姓名，他是谁？”人群中顿时产生一种令人尴尬的沉默。这似乎太荒唐了，他们竟然不知道在抢救的是何人。“他是帕克先生”，有位热心的人回答说，但那人还未明白真相，“谁是帕克？”他接着追问。这句话激起了一阵大笑，有几个人异口同声答道，他是克里·帕克，澳大利亚的首富。“噢，是他，我在电视上见过他”。这位护理人员这才搞清楚自己的病人。

救护车在警笛呼啸声中离去后，有几架直升飞机赶来了，它们在空中盘旋。不像某些惊险片，它们不是来轰炸打仗的，而是来抢新闻的；犹如乌鸦啄食腐肉，这些电视记者是来搜集新闻的。没过多久，克里的私人医生也乘直升飞机赶来了。

此刻，救护车向附近的利物浦医院驶去。它的信号灯闪亮，急速地在车群中穿梭奔驰。车上，一位护理人员俯身凑向担架，他想对病人的知觉度作一测试。“睁开眼睛，睁开眼睛，”他连声说。他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反应。克里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随后他挣扎着要将插管从肺部拉出来，于是不得不控制他的动作。

抵达利物浦医院时，克里已处于稳定状态，不再乱动了。但他仍昏迷未醒，便被转院，穿过市区，在六点时被送到悉尼市中心圣文生医院的紧急护理室。护理室的设备可供六人使用，现在他一人独用。因为，克里是该医院的最大捐款人，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原因要保住他的生命。作为抢救护理的总管，克里的私人医生赖特已组织好一支冠心病专家抢救队。出差在日本的澳洲权威心脏外科专家张任谦，正被召回到克里的病床边。外面的传闻是，克里处于休克状态，生命危在旦夕，很难指望完全康复。仅五周之前，另一名澳洲大亨罗勃特，因心脏病发作而一命呜呼。和他相比，克里显得肥胖，高大，健康素质不佳，危险性似乎更大。

如果克里不能康复的话，为之悲伤的不仅仅是他的家属，那些前不久

克·帕

刚投资数百万元给克里九号电视台的机构亦会伤感；他们投资的许诺条件就是这位大亨在以后两年还会掌权。

不过，一个传奇正在形成。仅仅死亡还不能够阻止这位大亨。到第二天早上，克里就不再依赖仪器生活，并能够和医生握手了；没过多久，他能在床上打电话了；是日，他已可站立，在床边移步。他的执行经理肯尼迪来探望，传出的消息是克里在下周可回办公室工作了。这并非是夸大其词。在星期二，克里已搬出紧急护理室，住入圣文生医院十楼的私人病房。到星期五，他就决定不住院了，对人说他不想再躺在那里，这会愈躺愈弱。次日星期六，他又回到沃伟克农场观看马球赛了，而所有的一切就是发生在上一个周末。

电视的记者们当然很想获知这位大亨的新闻，一些日报的摄影师更想得到他的相片。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澳洲的首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而且他刚刚走出坟墓，又挺立起来了。但他并不需要借此制造任何新闻。当他坐进白色 BMW 轿车时，摄影师们迎上前，询问他感觉如何。克里的随从们阻止记者采访，轿车忽地驶离了。但是，一股无名火在克里胸中升起；当车仅开出 20 米，他就命令停住。帕克推开后座车门，快步跳下车。只见他雄赳赳，气昂昂，像夜总会里执行任务的大汉，咄咄逼人地出现在摄影师面前。“让我来告诉你我的感觉。统统给我滚开，不要来烦我！”说着，他硕大的面庞和巨掌盖住了照像机镜头，相片模糊成一片。

电视新闻的镜头是令人难忘的。上一次世人见到的克里·帕克，是他躺在担架上，面色惨白，庞大身躯毫无知觉，显然是死去了或成为植物人了，身上挂满了各种管子；但这一次，他犹如一头受伤的野兽，怒气冲冲地撵赶电视摄像师。他好像一个超人，如此高大，如此愤怒，势不可挡。

另有一个摄影师拍下了所有这些镜头。克里一把夺过他的相机，将底片全部抽出。克里的一位随从接连推了这个摄影师二次，将他摔倒在地。摄影师从地上爬起，头晕目眩，但他威胁说要叫警察。你去叫吧！他们回答说。克里是靠报纸、电视和杂志赚钱发财的。他的编辑花大笔的钱，专门收买富豪和名人的乱七八糟相片，或接吻、调情等色情轶闻，但他

自己的私生活却令人妒嫉地处处设防，不准外人报导。对此，他并不认为是自相矛盾。

第二天，帕克捐款 300 万，以资助所有新南威尔斯州的救护车安装心脏启搏器，现在人们将此唤作“克里宠物”。对州的卫生当局来说，这实在有些可悲；如果费用仅 300 万，他们为何不能自己早作安装。但是，这也显示了此位不可思议的大亨的另一脾性。克里是在三天前提出这个承诺的。“这是慷慨大方，还是出于自身利益？”有人嘲讽地发问。

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此地濒临死亡，生活会从此变得神秘。和上帝握过手的帕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他还是我行我素。“我到过另一个世界，告诉你们，孩儿们，真该死，那里一无所有。”他向世人宣告。

死亡对于克里来说并非陌生。过去，他已多次经受过这种恐怖。1983 年，他因患可疑性心脏病发作而送医院抢救；三年后，他患过肾病，并在伦敦的一家医院做过病变胆囊切除手术。这次手术使他决意参加马球活动，增加体育锻炼；为此他还决定以十亿高价把九号电视台出售给爱伦·邦德。现在这次心脏病发作，使他对死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将不再多做工作。他从不期望自己会活过 50 岁，现他已过半百，生命对他而言是借来的。除他父亲外，帕克家族的男人，都在壮年时夭折，而且均死于心脏病。他的母亲也不例外，年轻时就命归西天。克里长期来体重超标，几乎终身抽烟，是个老枪，并患有高血压和慢性心脏病。此番心脏病发作是他的第三次索命信号，并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然而，这次死里逃生并没有使他变得温和。相反，他感到愤愤不平，他知道自己所剩时间已有限。他开始减少事务，准备将重任交给杰米；另一方面，他的情绪开始捉摸不定，几乎与身边所有的人闹别扭。他开始议论别人阴险奸诈，背叛不忠。他竟看中一个外号叫“链锯”的人，让他来掌管他的帝国大权。一位多年来效忠于他而突然被解职的执行经理，抱怨这次心脏病发作使克里对公司人员进行新一轮大屠杀：“这使他变得脾气更暴躁。不管什么事情，谁要是不同意他的意见，就被丢在一边，逐出不用。”



帝国

007

(序幕：死里逃生)

克 THE RISE AND RISE OF KERR PACKER

当然，事情并非就此告终。就连那位“链锯”也辞去了。这位大亨又振作起来，再次亲自掌舵，他攻击银行，他筹划有线付费电视，他寻求新的市场去攻克。

约 20 年前，当他继承这一帝国时，人们称他是傻瓜儿子克里·帕克；但是，事至如今，他经营的这一帝国财产达 30 亿之巨。他现在是有钱又有势的大亨，除死亡外拥有人生的一切。

不管你爱他抑或恨他，一次又一次走运暴发的克里·帕克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第一章：运气

我的祖父去看赛马；有人丢了十先令……他捡起后，买了赌注，结果赢了120先令。于是，他买张船票到悉尼，投身报业；他干得非常成功。这就是我们家业的发端：靠十先令赌注起家。

——克里·帕克，1979

在他还未梦见过死亡之前，克里·帕克多年来总是对人说他的命运如何之好，这确实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帕克一家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倘若命运不是如此安排，他们的家业就会破产；同样，对既得利益要抓住不放，否则便会一败涂地。

帕克传奇式的家史起自于福气。他的祖父是塔斯马尼亚海关职员的孩子，1879年生于霍巴特，后来只身闯悉尼，靠办报发迹。这完全是幸运。据传闻，某天他去看赛马，捡到十先令；他就买了赌注，结果赢到的钱足够买张到悉尼的船票。于是，他就从塔斯马尼亚岛来到澳洲大陆。1900年初到悉尼时，他年方21岁；这位未来的新闻记者两袖清风，口袋中只有两先令。但是，在1934年去世时，他留下的家财已达几十万英镑。

刚开始时，年轻的罗伯特·克莱德·帕克很难在墨尔本或悉尼的报界找到工作，因为他在霍巴特的学历被人瞧不起。所以，在走访各家报社，到处碰壁后，他不得不当劳工。尽管没有爆破经验，他在悉尼一家石

矿做炸药工，一周工资九先令。后来在悉尼的苏赛克斯街一带的面粉仓库当搬运工。不久，这种不动脑筋的体力活使他厌烦了，罗伯特便离开悉尼，到北部的乡村小报找工作。在随后的六年时间里，他先后在北昆士兰的汤斯维尔市到新南威尔士北部的特姆沃思市一带的乡村报社，学会了干新闻这一行当。

在1903年，罗伯特从农村回到悉尼，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至有机会和埃塞尔·莫德·休森结婚。他们在金十字附近的克莱杰街居住。三年后，儿子弗兰克出生，他后来成为克里的父亲。若干年后，又添了一位女儿，名叫凯特。

埃塞尔是一个身材矮小，外表粗糙，个性倔强的女人；她只有五呎一时高，和丈夫相比，完全属于另外一种品系。这并不是说，罗伯特像儿子和孙子那样魁伟高大，但帕克的家谱可骄傲地追溯到17世纪英国的贵族世家，老祖宗约翰·帕克曾是英国纽伯里附近唐宁顿城堡的主人；而埃塞尔的父亲是来自爱尔兰南部的一个地位卑微的副主教，而且政治上激进。

婚后的最初几年生活相当艰苦。因为他们经济拮据，而且夫妻俩经常分离：埃塞尔管理家务，照料孩子；罗伯特则忙于为农村报纸撰稿。这样的生活过了五年，埃塞尔显然感到太委曲，无法再忍受下去了。在此时，罗伯特的事业有了起色，他当上了一家名叫《达博自由报》的编辑，而该报的老板是个年青寡妇。这使埃塞尔心生疑窦，怀疑她丈夫在外面另有所欢。对此，弗兰克后来颇好笑地回忆道：“我的父亲似乎非常喜欢在达博，我的母亲则认为他实在有些过分。当听说那位寡妇老板年轻又有魅力，她就专门赶到那里看个究竟。我那时年幼无知，不晓得她看到些什么；只知道从那以后，我父亲便很快离开达博，返回悉尼了。”

罗伯特是1908年回到悉尼的，那时他29岁，从此便在这一城市开创自己的事业。他先在一家濒临倒闭的《星期日报》工作，在那里崭露头角，他的办报才华为人推崇。在五年内，他擢升为编辑，该报也起死回生，发行量不断地上升。但是，由于和报纸新主人意见格格不入，他不得不辞职。接着，在一家规模更大，影响更大的《星期日太阳报》工作；在1914年

克 帕

当上专栏主编,1918年成为该报的编辑。在此期间,一位同行记者请他协助另办报纸,结果使他意外地交上了好运。

尽管当年罗伯特名闻于世,但现在人们对他的记忆非常有限。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会说,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不同凡响的人,全然不在乎别人在背后怎样议论自己。他无疑是位出类拔萃的专栏编辑和报纸经理。记者、播音员埃里克·鲍姆是他的崇拜者,不无夸张地称罗伯特是“他那一代报人中的泰斗”,并把他与当时的英国报业大王和其他社会名流相提并论。虽说与著名服装设计师媲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罗伯特编辑出版的报纸款式新颖,可读性强,这使他获得“剪刀、浆糊魔术师”之雅称。

然而,其他人对罗伯特并无特别好感。1934年他去世时,《公告》杂志发表一篇简短悼文,相当尖刻地这样评论道:“有伟大记者的才华,善于相识,生气勃勃,对15岁以下智力的读者尤其有吸引力,报纸中颇多适于他们口味的奇闻怪事。”后来对他的评价,因未受感情影响,显得较为公允,认为他“是现代型的报纸老板……具有开创精神,不受道德羁绊,工作勤奋,令人敬畏;对政治事务尽管施展影响,但更关注自己的商业利益。”

60年之后,人们几乎可将这一评论原原本本地用于他的更为出名的儿子和孙子;而且,其惊人的相似处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同这两个“孝子贤孙”,罗伯特以训人闻名,动不动就大声训斥人,令人无所适从。

就像后来他的儿子、孙子一样,罗伯特有各种各样的敌人,这自然与他那种奇特行为有关。即使像埃里克这样真诚崇拜者,也承认罗伯特为人多疑,使别人很难与他合作。帕克祖父孙三代人,都脾气狂暴,一旦动怒,其吼声足可震动四壁,连珠炮式的粗话骂得员工狗血喷头,或抱头鼠窜。有一次,因摄影师将照片和解说混淆了,罗伯特抓起一只大理石座钟就向他扔过去,差点把对方砸死,这位有名的霸王雇主,还以做事大胆泼辣,敢于冒险著称。他的一位报界同僚曾评论道,罗伯特的胆大妄为,使澳洲历史上的头号大盗内德·凯利为之逊色。

当时的悉尼,虽说已不是丛林侠盗的活动地盘,也不是边缘城镇,但和今日相比面貌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本世纪初,悉尼的人口还不到

200 000,整个城市被宽阔的河流一分为二,使得北部城区自成独立小镇。其时,跨越海湾的悉尼大桥尚未建造;有轨车靠马拖拉,大街上这种马拖车首尾相连,每天早晨人们乘此种车赶到渡口,再坐船到城市的另一方去工作。但是,悉尼在前几年已有了铁路,城市正处于蓬勃发展中。如果有人视英国为“母亲国”,那么澳洲则是远离欧洲千里之外的荒岛,悉尼只不过是英帝国的边缘小镇,但应该看到,这是一个欣欣向荣,令人感奋的新天地,其中充满赚钱发财的机遇。

在本世纪的最初 20 年,人们可从帕克家的居住变化,看到他经济上如何不断改观以至成为殷实富翁。他们先住在破旧内城区,随后移居到海滨区,后来又搬到最北岸的悠适乡村区居住。作为记者,或执行编辑,他是不愁不会致富的。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几年,罗伯特家的经济仍不宽裕,不得不量入为出。作为主妇的埃塞尔想方设法多赚钱。她养鸡,出售鸡蛋;养蜜蜂,出售蜂蜜;后来又种花出售。这一些并没有赚多少钱,对家庭经济无多大影响。直到后来他结识了大金融家约翰·史密斯爵士,罗伯特才真正富裕起来。

史密斯不但很有钱,而且有胆略,很有权势。他在悉尼郊外的蓝山,拥有一座富丽堂皇的旅馆,在市里还有多家酒吧。另外,他在维多利亚公园建筑了一个赛马场,这使财源滚滚而来。史密斯的敌人说他是“伦敦东区的独眼恶棍”,但他们均羡慕他诡秘的赚钱手段。生于伦敦东区的史密斯,其父是一个煤气灶装修工。他 14 岁就上船当厨工;后来到澳洲,靠卖酒发财。成为富翁后,他到处表现大英帝国崇拜者的怪癖。他从来发不清澳洲人的“rs”音。他炫耀地蓄留小胡子,戴着单片眼镜,抽大雪茄,让人把烟斗做成大龙虾爪形状,用黄金装饰。

史密斯是一个冒险家,喜欢出风头,决定创办《史密斯周报》正是他个性的突出表现。他抱怨悉尼的报纸不发表他的观点,凡相反的看法都不报道。所以,他一心想自己办报,无所顾忌地发表评论。

罗伯特是在 1918 年通过报界朋友麦凯介绍,才认识史密斯的。麦凯在大战的末期,热衷于筹款反对德军的活动。当时,史密斯可能想出任悉